

大河湾



冬趣 韩立 摄

诗美

腊月的月亮

□吉秀珍

北风停了
月亮从窗台跳进来
偷偷抚摸着瓶子里的
腊梅
红的,黄的,蓝的
如盛开的春天

折一支红梅花儿给月亮
捎一份喜庆给新年
年味已在家乡的
烟火里发酵
一张车票
寻找故乡的方向

剪一支黄梅花儿给月亮
寄一份温暖给归人
冬夜里的列车
回家的梦
镶在了月亮之上

选一支蓝梅花儿给月亮
叠几许思念给远方
在那北方之南
我的孩子
星星和月亮
是否装饰了你的窗户
你的梦

结冰的思念

□晓寒

远去的背影
终成眼角一滴泪
雪雾茫茫
思念浩荡
结冰的路面
目光
跌跌撞撞

一个人冬天
炉火
无法让梦取暖
呓语里

你的名字躺在枕边
墙角的梅花扣
锁住掉漆的门扉
飞雪如蝶
寻找相思的住址

思念 冷藏
相思 缉封
无法投寄的轻唤
哽咽在心间
寒冰的河面上
觅食的雀
啄痛了
春水的心跳

快递年味

□邓育秦

年味在哪里
在包装精美的糖果里
在商场熙熙攘攘的人
群里
在氤氲于空气中的卤
肉香味里
更在源源不断的快递里

明天一包新衣
这是几袋干果
那是两件电器
孩子们把对家人的牵挂
寄托在飞速而来的快
递里
件件都是用心挑选
个个令我称心如意
一家人相亲相爱
便是最浓的年味



散文

中国年 中国味

□陈永军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诗人王安石用短短的4句诗,将千年以前人们放鞭炮、贴春联、喜迎新春的场景,生动地再现在我们面前。

农历新年,相传最早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祀活动,距今超过4000年。而最先有史书明确记载的,则是汉武帝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制订的《太初历》。

千年的时光,去的已经去了,来的尽管来着。在这逾古至今的时空里,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的中国人,都凝练有各自独特的年味;既浓烈香醇,又温馨祥和;既古朴隽永,又激情新潮;特色鲜明,丰富异常。团圆、喜庆、祥和作为中国年味永恒的底色,已经渗入每位华人的精神血脉之中。

在民间,过了腊八节,年味便像腊八粥的香味一样,随着时间一同飘进人们的口鼻里,逐日浓了起来。特别是腊月二十三后(北方人的习惯,俗称小年),新年的味道愈发浓厚。

乡镇上,集市到了最热闹的时节:特色小吃、瓜菜水果、日用百货、鞋袜衣帽摊摆满了街边,赶集的人们摩肩接踵,一时间人流、车流喧嚷和拥堵,将这年味“炒”得火热起来。城里同样热闹非凡,各类

超市、商铺,无不人头攒动,游乐场则变成孩子们欢乐的海洋。

除旧迎新,家家户户的卫生大扫除也是必不可少。家里各个房间、用具、衣物等,均须清扫、擦拭、洗盥。“巧裁幡胜试新罗,画彩描金作闹蛾”,年味也在人们精心装扮下变得清新而又多彩。

民以食为天,新春之际,丰盛的美食怎么会少呢?各家的“大厨们”也格外地忙碌起来。鸡鸭鱼肉、生猛海鲜在煎炸烹煮中散发的香味,充斥着大街小巷。

北方人过年喜欢吃饺子,那年味就包在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饺子里。南方人喜欢吃汤圆,那年味就化在圆溜溜、甜丝丝的汤圆里。孩子们喜欢放鞭炮,热闹的年味就响在噼噼啪啪的炮声里。家家户户喜贴春联,祥和的年味就映在红红的春联上。

如酿酒一般,形式各异的年俗就是不同的“酒料”,被人们在准备过年的忙碌中用心而又充分地酝酿着。“酒料”加得愈丰富,年味就酿得愈香浓,最终散发出无穷尽醉人的味道来。

临近除夕,年味的酝酿到了最浓郁处,举家团圆是最香甜的一味。除夕前,地不分南北,人不分老幼,纵有千山万水的阻隔,都争抢着在这一天赶回家,与家人团聚,共迎新春。

除夕夜,各家各户已万物俱



备,全家人齐聚餐桌前,听着院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,回想着一年的辛劳与收获,共同举杯,畅叙情怀,尽情享用这每年一次的年夜大餐。此时的年味,就像花将全开而未开、月近全圆而未圆一样,最为诱人、最值得期待了。

幼年时曾听长辈讲过:除夕夜要晚睡,这叫“熬财”;大年初一则要早起,这是要抢“金筷子银碗”哩。

伴着震天响的鞭炮声,大年初一倏然而至。自这天起,一切都像刚落地的娃娃,从头到脚都是新的。早早吃过饺子,穿上新衣,全家人便开始走亲访友——小的要给老的拜年喽!孩子们一口一个“新年好”,长辈们喜笑颜开,忙不迭地给晚辈们散着压岁钱。

至此,酝酿了多日的年味如同刚开瓶的老窖一样,香气四溢,人们尽情享受这盎然喜庆、温馨吉祥的年味。神州大地,耍龙灯、闹社火、逛庙会、赏演艺。城乡到处张灯结彩,喜气洋洋,直到闹完元宵节,年味方才散尽。

春节之于国人,仿佛是一年中最大的一个驿站。人们在节日里阖家团圆、重温亲情、同享天伦后,不久又要用内心的火、眼中的光照亮前程,在奋斗中创造下一个美好的年景。

这正是:凛冬散尽,星河长明。凡是过往,皆为序章。人与旧事归于尽,来春依旧百花香。

随笔

大姐

□曹金庭

好长时间没叫大姐来家里吃饭了。周末的上午,我打电话过去,想让她中午来家里吃饭。大姐说,不了,不麻烦了。早上她大女儿已说好午饭去她家吃呢。我说,那就晚上吧。她又说,晚上她基本上不吃啥,喝一点奶就对付了。她这么一说,我也不好再强求,就先挂了电话。

到了下午,我和爱人商议,既然大姐不想来家里,那我们就过去看看她吧。进了门,见大姐一个人斜倚在沙发上看着手机。她起身迎客时,见我俩还提着东西,就埋怨说,来这还买啥东西,一会再拿走……瞧,大姐就是这么个直性子,很实诚。

大姐的身体看上去尚好,只是这些年有点发胖。自从姐夫大前年病故后,这两年,她一直一个人独自生活。前几年患过青光眼,做过一次手术,现在已无大碍。她说,近来血压略高,常会犯头晕的毛病。

大姐的一生是够艰辛的。她与姐夫成婚时,姐夫已结过一次婚,有了一双儿女。姐夫比她要大10多岁呢。当年,大姐也算是村里十里八乡好看的女子,她能

跟了姐夫,我想大概是因为那时姐夫有一份正式的工作,挣着公家一份薪水。

作为长女,大姐在我家受的累最多。小时候,我记得大姐很早就干起农活和家务。她小学四年级没读完就辍学回到家,先是替母亲干些家务,后来干脆顶了劳力去生产队干起农活。除了出工参加劳动,她经常要见缝插针做好多家务,如挑水、做饭、喂猪、磨面。尤其是冬天磨面,那寒风冷飕飕地直往人衣服里钻。大姐时常一个人既要看着石磨下料,又要去筛面,既挨冻又受累。

大姐手很巧。她既会做鞋又会做衣裳。农闲时,常搓麻绳、纳鞋子、缝补衣裳;还有就是在木制的织布机上织土布。有时我们夜里睡醒一觉了,她还在那里做着活计。现在回想起来,她的举一动,还历历在目。

除了做家务,大姐还是生产队的一把好手。十八九岁时,她就当上了大队的女民兵连长、妇女主任,干农活时常走在人前。

大姐刚成婚那几年,既要过自己的小日子,又要帮我们家渡难关,忙得团团转。那时父亲刚过世,母亲又体弱多病。村里刚实行了分田到户,家里没有分到

大牲畜,田里的农活很难做。每到耕种或收割时期,都要靠大姐和姐夫来帮忙。

不仅如此,后来我们姊妹几个先后成家,也都要仰仗大姐去当家操持,其中的身心之累,也是可想而知的。可那些年,我没听大姐说过一句埋怨的话。

大姐很会理家。自结婚后,她们家的家务几乎全由她料理,从不让姐夫插手。姐夫的薪水虽微薄,但大姐总能把那点微薄的“胡椒面”撒匀,将日子过得井井有条。

姐夫患病10多年,大姐一直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啥时吃药,吃什么药,她都要亲力亲为。在我的印象中,大姐和姐夫几乎没拌过嘴。对于亲戚邻居,大姐总是一副与人为善的样子,从不逢迎讨好别人,也不低看穷苦之人。她知足本分,只求平安健康。

或许,有人会说大姐的一生是平凡的、可悲可叹的。她几乎全是付出,没有回报。但以我看来,她豁达厚道,不求富贵只求平安,不卑不亢勇于付出的品格,足以令人钦佩。

我祈求,往后余生,大姐能一直健康平安,岁月静好!